



老师简介:曹春梅,青岛十七中高级教师,山东省特级教师,山东省优秀教师,山东省首届优秀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,山东省高中班主任培训专家,山东省互联网+教师发展培训专家,青岛拔尖人才。

“想象一下,有一天黄昏,你在西宁的街头,万千下班的人与你擦肩而过,万千人制造的热闹看起来近在咫尺,却与你无关。突然有一个歌手在街上唱起了《成都》,略带沧桑的嗓音和歌曲自带的流浪感瞬间击中了你,你的内心涌起波澜,觉得这首歌‘真是好听呀’。”青岛十七中的曹春梅老师沉醉地说,“这时候,如果有人凑过来问,‘这首歌好听,是因为音波频率符合黄金分割律,还是因为歌词符合逻辑思辨?’相信你大概率会赶紧逃之夭夭,因为美是瞬间击穿你的,无法分析、无法计算。”



克罗齐《美学原理》: 美=直觉=表现=艺术



直觉与表现融为一体

100多年前,意大利著名哲学家贝内代托·克罗齐专门研究了这种“被瞬间击中”的体验。1902年,他出了一本书《美学原理》,核心观点只有一句——“美是直觉。”直觉就是见到一个事物,心中只领会那事物的形象,不假思索,不分别,不审意义,不立名言。我们可能习惯了写文章要逻辑严密,做数学要步骤清晰,这叫“理智”。但直觉是“抓拍”,是“瞬间击中”直接涌现的感受。克罗齐认为艺术只有直觉,没有理智。正如我们听到某首歌想哭,不是因为推

导出歌词悲伤;我们看到《星月夜》觉得自己也要被旋转进画中,也不是算出了旋转的角度。直觉不讲理性,不讲逻辑,它只负责表现。

曹春梅娓娓道来,克罗齐所说的表现和一般人的用法大为不同。一般人心里有一个意思,把它用文字或者其他媒介说出来,叫做表现。例如,某作家在其作品里表现情感和思想,或者说某人面红耳赤,声色俱厉,表现他的愤怒,即把藏在心里的东西“现”在“表”面来。但是,克罗齐所讲的表现是指事物触到感官产

生感受,心里抓住它的完整形象,这完整形象的形成就是表现,就是直觉,也就是艺术。打个比方,你刚跟朋友吵了一架,这时候感到情绪烦躁。突然,你的脑海里蹦出了梵高画的“丝柏树”——在湛蓝的天空下黑色的丝柏树像一团旋转的火焰几欲失控,不知道要到哪里去。这一瞬间,模糊、混沌的情绪被“丝柏树”精准地“定住”了。克罗齐说,这种把内心的情感从混沌变成清晰的过程,就叫“表现”。直觉与表现是无法分开的,此出现则彼同时出现,它们是一体的。

美与丑的新角度定义

美就是成功的表现,丑就是不成功的表现。“美现”为整一,“丑现”为杂多。完美的作品具有完整的融会,通体就只有一种价值,没有部分美。说到这里,你是不是想起了罗丹为法国文学家协会雕刻巴尔

扎克塑像,因为手部刻画得过于出彩而忍痛凿掉塑像的手。这就是“美现”的整一性。美既然属于心灵的力量,属于人的活动,那么艺术媒介即表现的手段,克罗齐把它们看成物理的东西,不属于审美活动

或表现。这些媒介中不乏那些没有内涵却滔滔不绝的文词,声音铿锵的诗句,嘈杂震耳的音节,光彩夺目的图画,只能惹人惊怪而不能表达任何意义的建筑堆砌,克罗齐将它们定义为审美里的“丑”。



浪漫的欣赏和再创造

我们面对美,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鉴赏力呢?克罗齐给出了一个浪漫的解释:欣赏,就是再创造。读者设身处地把原作者创作时的心理过程,在想象中再经历一遍,然后可以判断作品的美丑。例如批评但丁时,就要了解但丁,就要把自己提到但丁的地位,再造他所曾经创造的作品。因此天才与鉴赏力、创作与批评并没有根本的分别。“但丁太遥远,让我们想象一下歌手谢霆锋7月要来青岛开演唱会。其中,肯定有一首主打歌是《玉蝴蝶》。我们去听演唱会,如何欣赏这首歌呢?先把自己想象成谢霆锋,想象自己是20岁,偶然间路过香港的一家花店,见到一种罕见又好看的花形像蝴蝶、洁白又雅致的植物,名叫‘木蝴蝶’。彼时我们把自己代入谢霆锋的生平,正在与

王菲热恋,睹物思人,被花的名字和气质打动,决定写一首歌,‘你哪里是蝴蝶,然而飞不飞一样美’,歌颂干净、珍贵、自由、不被定义的爱。”曹春梅表示,“每个人的情感浓度、情感表达都不一样,在歌曲的旋律中,如果你也产生了强烈的、清晰的情感表现,那么你就感受到了《玉蝴蝶》的灵魂,在心里完成了和谢霆锋一样的创作。”

在克罗齐的《美学原理》里,美=直觉=表现=艺术。“在这个流量与绩效横行的社会里,你看电影是不是要根据豆瓣评分才去选择?听音乐是不是要看排行榜?吃美食是不是还要根据大众点评来挑

选?我们的生活是受制于外界,还是遵从自己内心那‘咔嚓’一声的直觉?”曹春梅认为,克罗齐递过来另一把标尺——只有灵魂被击中的,才是美的。能让我们感受到的美,必能让灵魂闪闪发光。

